

# 泰语里的汉语借词“是”\*

薄文泽

[提要]汉语“是”借入台语不早于晚唐，台语里的分布表明它是在台语分化为三个分支以后，西南支进一步分化以前。本文不同意把tçhai<sup>3</sup>看作台语共同词的观点。

泰语里相当于汉语“是”，表示判断的动词有两个，一个是从泰语本身的动词发展而来的pen<sup>2</sup>，一个是借自汉语的tçhai<sup>3</sup>（Prapin 1975，薄文泽 1995，梁敏、张均如 1996）。借自汉语的tçhai<sup>3</sup>在语法、语音上反映了很多汉语“是”历史上的特点，这是我们可以追踪这个词的历史，并进而确定“是”借入泰语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依据。“是”在台语支语言里的分布状况可以为我们了解台语分化的历史提供一个时间上的参照。在语言接触研究中确定语言借用发生的历史时期在研究语言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泰语来说，因为13世纪以前的泰语以及其他台语都没有文字记载，通过借词的研究来探讨其早期历史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本文通过汉语和台语两方面的材料研究“是”借入台语的年代并推测当时台语的面貌，从此可以看出“是”是台语共同词甚至是汉台同源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 一 泰语的tçhai<sup>3</sup>是汉语借词

泰语里的判断词有两个，即用于肯定句的pen<sup>2</sup>和用于否定句的tçhai<sup>3</sup>，pen<sup>2</sup>是由本民族语言的动词发展变化而来的，而tçhai<sup>3</sup>则是汉语借词。

汉语借词“是”普遍分布于台语西南支的各个语言中，语音形式一致。如：

泰	老挝	傣西双版纳	傣德宏	白傣	傣雅	傣拉
tçhai <sup>3</sup>	sai <sup>5</sup>	tsai <sup>6</sup>	tsau <sup>6</sup>	tçu <sup>6</sup>	tçau <sup>3</sup>	tsau <sup>6</sup>

李方桂先生构拟为\*jɛu/ɛu<sup>B</sup>。表明西南支台语的“是”在声调方面非常一致。

其他台语支语言以至部分侗水语支语言有的也使用汉语借词“是”，但语音形式与西南支接近，但所属声调类别略有不同，如：

剥隘	龙州	邕宁	水	侬佬	佯僮
ɕu <sup>6</sup>	tçu <sup>6</sup>	ɬei <sup>6</sup>	si <sup>3</sup>	si <sup>6</sup>	thəi <sup>6</sup>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李先生把“是”列为在台语的三个分支中存在规律性对应的例子（Li

\* 本文的研究工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泰语汉语关系词历史层次研究”（批准文号：JA740003）和北京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汉语对东南亚语言影响研究”支持。本文初稿写成后，曾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结构及类型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云南丽江）和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2006年10月，四川成都）上宣读，承孙宏开、黄行、吴安其、赵明鸣、蓝庆元等先生提出问题和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文中谬误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Fang-Kuei 1977: p289), 但后来的各种调查材料都表明北支和中支的“是”与西南支的“是”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其中台语北支大部分调查点不用汉语借词“是”, 邕宁(南)的“是”*tei*<sup>6</sup>是汉字读书音(张均如等 1999), 从另一方面表明需要从汉语里面追寻“是”的来源。<sup>①</sup>

根据台语支语言的语音变化规律,“是”的早期读音应为\**jeu* B2 (Li Fang-Kuei 1977)。至今德宏傣语、白傣语还保留着早期的韵尾,而泰语、老挝语则已经变化,与古\**ai* 韵合流了。

“是”字在台语西南支语音形式高度一致,而在其他分支语言中,“是”的分布就不这么一致,语音形式也有相当大的内部差别。这也说明“是”是在西南支与其他分支分化之后分别进入台语支诸语言的,而不是早在侗台语共同语时期就产生了的共同词汇。

从汉语史方面考察汉语的“是”,今读*ʂɿ*<sup>51</sup>的“是”,属去声。上古音属禅母支部。《切韵》承纸切,禅纸开三上止,《中原音韵》在支思韵去声。

汉语的“是”自古以来一直读阴声韵。《切韵》时期“是”的声调读上声,《中原音韵》以来读去声,汉语的“浊上变去”音变发生在中晚唐时期。在泰语里,*tɕhai*<sup>3</sup>的声调与来自汉语古去声的字一致,如:<sup>②</sup>

泰语	原始台语	意义	汉字	《广韵》地位	中古音
<i>tɕhai</i> <sup>3</sup>	* <i>jeu</i> /eu B2	是	是	禅纸开三上止	* <i>ʒie</i>
<i>tɕhaŋ</i> <sup>3</sup>	* <i>jaŋ</i> B2	匠人	匠	从漾开三去宕	* <i>dʒiaŋ</i>
<i>tha</i> <sup>3</sup>	* <i>da</i> B2	码头	渡	定暮合一去遇	* <i>du</i>
<i>phaɪ</i> <sup>3</sup>	* <i>baai</i> B2	败	败	並夬开二去蟹	* <i>bæi</i>

而与一部分来自中古全浊上声的字有别:

<i>su</i> <sup>4</sup>	* <i>zuu</i> C2	买	市	禅止开三上止	* <i>ʒiə</i>
<i>tɕhaŋ</i> <sup>4</sup>	* <i>jaaŋ</i> C2	大象	象	邪养开三上宕	* <i>ʒiaŋ</i>
<i>tha</i> <sup>4</sup>	* <i>daa</i> C2	王公称号	道	定皓开一上效	* <i>dau</i>

同时跟另一些来自中古全浊上声的字一致:

<i>phu:an</i> <sup>3</sup>	* <i>buən</i> B	伙伴	伴	並缓合一上山	* <i>buan</i>
<i>phai</i> <sup>4</sup>	* <i>beu</i> B	媳妇	妇	並有开三上流	* <i>bǝu</i>

这说明它借入泰语的时间在汉语的“是”字成为判断词之后,并且是在汉语发生浊上变去这一音变现象之后。

从韵母上看,“是”《广韵》承纸切,禅母纸韵开口三等,同属止摄而《广韵》不同韵的其他字在泰语中韵母读法与此不同,如:

泰语	<i>tɕhai</i> <sup>3</sup>	<i>su</i> <sup>4</sup>	<i>tɕhu</i> <sup>3</sup>	<i>phi</i> <sup>2</sup>	<i>tɕhe</i> <sup>3</sup>
汉字	是	市	字	肥	渍
意义	是	买	名字	肥胖	浸渍
广韵	禅纸开三上止	禅纸开三上止	从志开三去止	並微合三平止	从寘开三去止

上述例子说明这些字是在不同时代分别流入台语的。

<sup>①</sup> 读书音是广西部分壮族地区流行的阅读汉字的语音,不同于当地流行的官话或粤语方言而接近平话的语音系统。参看张均如 1982。

<sup>②</sup> 汉语中古音采用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的拟音,原始台语采用李方桂先生拟音。

上推到汉语上古音,泰文里与t̚chaj<sup>3</sup>韵母相同的词相对应的汉字既有跟“是”一样来自支部的,也有来自之部、脂部的,如:

泰文	泰语	原始台语	汉字	意义	上古韵部	上古音	中古声韵调	中古音
ใส่	sai <sup>5</sup>	sai B1	戴	穿戴	之	t̚sə	端代开一去	t̚oi
ใภ้	phai <sup>4</sup>	bai C2	妇	女性姻亲	之	b̥iwo	並有开三流上	b̥iəu
ใย	jai <sup>2</sup>	jai A2	丝	丝	之	s̥iə	心之开三平	s̥iə
ใช้	t̚chaj <sup>4</sup>	t̚chaj C2	使	使用	之	ʃiə	山止开三上	ʃiə
ใช่	t̚chaj <sup>3</sup>	t̚chaj B2	是	是	支	ʒie	禅止开三上	ʒie
ใต้	tai <sup>3</sup>	tai C1	底	下面	脂	t̚iei	端荠开四蟹上	t̚iei

上古之支脂三部在中古早期趋于合流(丁邦新 1975),其中之脂合流较早,支部最后。从泰文的-ai韵包括的汉语源词汇来看,之部在没有分化之前就开始有字流入台语了,如“妇”,这个读音只能是之部分化以前的形式,嗣后脂支两部陆续与之部合流,泰语“是”反映的是三部合流以后的状态。

因此,从韵母上可以断定,泰语t̚chaj<sup>3</sup>是在汉语之支脂三部合流以后借入的,也就是说,这个词的借入历史应该发生在汉语的中古时期以后,而这个字在泰语里的声调表现则表明它进入台语的历史可以进一步后推,推到汉语浊上变去的变化发生以后。

## 二 泰语t̚chaj<sup>3</sup>的分布和历史

泰语t̚chaj<sup>3</sup>“是”可以单用,表示肯定性的判断,但这些都是独用,即不与其他成分组合,而仅仅单独表示肯定判断。t̚chaj<sup>3</sup>从来不单独出现在完全的肯定性判断句中,t̚chaj<sup>3</sup>在完整的判断句中只出现于否定句。t̚chaj<sup>3</sup>的否定式mai<sup>3</sup>t̚chaj<sup>3</sup>可以独用表示否定性判断,也可以与其他成分组合形成完全的否定性判断句。肯定性的完全判断句或不用判断词,如果需要使用判断词,则用另一个用判断词pen<sup>2</sup>。如:

phom<sup>1</sup> khon<sup>2</sup> t̚cin<sup>2</sup>. 我是中国人。 phom<sup>1</sup> pen<sup>2</sup> khon<sup>2</sup> t̚cin<sup>2</sup>. 我是中国人。  
我 人 中国 我 是 人 中国

phom<sup>1</sup> pen<sup>2</sup> nak<sup>8</sup> suk<sup>7</sup> sa<sup>1</sup>. 我是学生。  
我 是 学生

phom<sup>1</sup> mai<sup>3</sup> t̚chaj<sup>3</sup> khon<sup>2</sup> t̚cin<sup>2</sup>. 我不是中国人。  
我 不 是 人 中国

phom<sup>1</sup> mai<sup>3</sup> t̚chaj<sup>3</sup> nak<sup>8</sup> suk<sup>7</sup> sa<sup>1</sup>. 我不是学生。  
我 不 是 学生

从这一特点考虑,汉语“是”作为判断词借入台语的时候应该已经成为常用的判断词,并且能够用于否定句。至于只用于肯定句的判断词pen<sup>2</sup>,相信是台语自己发展出来的,其产生时代应该在借用汉语的“是”之前,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来自汉语的t̚chaj<sup>3</sup>没有取代它,但是也不应该早得太多,因为它也仅仅在台语的西南支里面作为判断词使用,其他分支的同源词都是作为存现动词使用的,正如泰语中的pen<sup>2</sup>除判断句以外还可以出现于其他的句中,表

示“成为”或“会(做某事)”:

khau<sup>1</sup> pai<sup>2</sup> pen<sup>2</sup> tha? han<sup>1</sup>. 他去当兵。 phom<sup>1</sup> wai<sup>3</sup> nam<sup>4</sup> mai<sup>3</sup> pen<sup>2</sup>. 我不会游泳。  
他 去 成为 军人 我 游 水 不 会

而在壮语里面这个词只作存现动词, 义为“成为”:

ki<sup>3</sup> ma<sup>2</sup> ɕuŋ<sup>3</sup> ku<sup>6</sup> dai<sup>3</sup> pan<sup>2</sup> 什么事都做得成。<sup>①</sup>

什么 都 做得 成

nak<sup>7</sup> pan<sup>2</sup> kan<sup>1</sup> 整斤重 pan<sup>2</sup> piŋ<sup>6</sup> 生病<sup>②</sup>  
重 成 斤 成 病

对比泰语pen<sup>2</sup>在台语里的分布状况, 上述关于tɕhai<sup>4</sup>是汉语借词的看法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pen<sup>2</sup>在台语西南支普遍作为肯定式的判断词使用, 同时保留一些行为动词的用法。而在其他台语支语言中, 其同源形式则一般没有发展成判断词(薄文泽 1995):

台语支诸语言判断词形式:

	泰	傣版纳	傣德宏	壮龙州	壮武鸣	布依	侗	仫佬	水	毛南	佯僂	黎
是 <sup>1</sup>	tɕhai <sup>3</sup>	tsai <sup>6</sup>	tsau <sup>6</sup>	tɕu <sup>6</sup>	si <sup>1</sup>		si <sup>6</sup>	si <sup>3</sup>	ci <sup>4</sup>	thai <sup>6</sup>		
是 <sup>2</sup>							ɕiŋ <sup>5</sup>			tsiŋ <sup>5</sup>		tsaŋ <sup>3</sup>
是 <sup>3</sup>				teŋ <sup>1</sup>	teŋ <sup>1</sup>	tɕaŋ <sup>3</sup>		"dum <sup>3</sup>				man <sup>1</sup>
是 <sup>4</sup>	pen <sup>2</sup>	pin <sup>1</sup>	pen <sup>6</sup>	tuk <sup>8</sup>	te? <sup>8</sup>							

其中“是<sup>1</sup>”借自汉语的“是”, “是<sup>2</sup>”借自汉语的“正”, 表示强调的判断词; “是<sup>3</sup>”是各个语言中表示“合适”或“中”的词发展而成的判断词, 一般都还保留原义的法; “是<sup>4</sup>”是西南支台语从表示“成为”义的动词发展而来的判断词, 这个词在各个语言里都保留着原义的法。如上述。

因此, 汉语的“是”应该是在台语西南支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判断词, 但该判断词尚未产生否定式的时代, 从汉语借入的判断词“是”填充了台语语法系统中的一个空白位置, 使得判断词pen<sup>2</sup>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可能性。

### 三 汉语“是”借入泰语的历史年代

综上所述, 汉语的“是”借入台语的时间应该在下面的时间段:

1. 汉语语音发生浊上变去的变化开始以后, 而在“之、支”合流之前。

汉语浊上变去的变化发生在唐代晚期, 而“之、支”合流唐初诗人用韵中已经屡现, 因此这个“之、支”不混的特点只能是当时台语接触的方言的语音特点, 或者表明有关词汇借入台语的历史时代相差很多。由于至今不能确定当时通行于中国南方的汉语方言是什么方言, 有何语音上的特点, 因此不能肯定当地的“之、支”合流比中原地区更早或更晚。

2. “是”字在口语中普遍使用, 且能够用于否定式判断句中以后。

上述两条结论表明, “是”字借入台语的时间不应该早于唐代中期, 也不应晚于唐末。当时台语西南支跟其他分支已经分化完毕, 但内部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这说明最晚在唐代中

<sup>①</sup> 此例引自王 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壮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4年, 第97页。

<sup>②</sup> 此二例分别引自韦庆稳:《壮语语法研究》,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年, 第142页、231页。

期台语西南支还没有进一步分化，并且与汉语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3. 从“是”在台语支语言的分布情况来看，“是”借入台语的时代应该晚于台语西南支与其他分支分化的时期，即应在台语西南支和中支、北支分化以后，而进一步分化为不同语言之前。

这一结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时间参照，使我们对台语语音历史变化的探讨找到可靠的语言年代学依据。

同样，这一结论在汉语史研究上也有参考意义，“之、支、脂”的语音区别如何，它们合流的年代，相信本文的结论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由于泰人在十三世纪已在湄南河流域建立素可泰政权，其同系民族建立的政权如景线(兰那)、景龙的建立时间均早于素可泰政权，我们能够肯定台语西南支各民族迁徙到目前分布地区的时间应不晚于十一世纪，考虑到东南亚地区历代民族迁徙的特点，这一迁徙过程的完成需要花费至少一两百年的时间，因此，这一民族群体从汉族文化影响区域迁出的时间也不应早于九或十世纪。那样的话，考虑到泰语的古代文献里已经看不到跟汉语地区有往来关系的记载来推断，当时他们跟汉族已经没有语言文化上的直接接触了（尽管跟中国的中央政权建立了频繁的往来关系）。这样，他们的语言跟汉语接触的下限似乎基本上可以确定了：泰人或其先民在唐末以前一直保持着跟汉人的密切接触，直到那时候还依然直接借用汉语成分。

## 参考文献

- 薄文泽：《侗台语的判断词和判断式》，《民族语文》1995年第3期。
- 薄文泽：《汉语“哥”字借入伴僮语所引起的变化》，《民族语文》1996年第6期。
- 薄文泽：《东南亚大陆地区民族的源流和历史分布变化》，《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
- 郭锡良：《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转引自《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
- 胡双宝：《说“哥”》，《语言学论丛》，第六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
-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语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陆天桥：《汉语“是”在壮语中的同源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 罗美珍：《傣、泰词汇比较》，《民族语文》1988年第2期。
-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 王力：《汉语史稿》新一版，中华书局，1980年。
-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韦庆稳：《壮语语法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
- 吴安其：《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民族语文》2004年第1期。
- 张均如：《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的老借词源于汉语古“平话”考》，《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郑贻青、李旭练、谢建猷：《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
- Li, Fang-Kue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 Prapin Manomavibool: *A Study of Sino-Thai Lexical correspondence*, 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魏晋音韵研究》*,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专刊6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No.65. 1975.

###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o be” words in Thai language. Except pen<sup>2</sup> from a Thai verb, t̄chai<sup>3</sup> is a loanword from Chinese. The loanword shows some phonetic and syntactic characters of Chinese in history. It was loaned into Tai in Tang Dynasty.

(通信地址: 100871 北京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泰语教研室  
E-mail: bowz@pku.edu.cn)

---

## “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培训交流会”在昆明召开

2007年11月30日到12月3日,“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培训交流会”在云南昆明召开。会议由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分技术委员会主办。教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李宇明司长、王铁锴副司长,委员会主任戴庆厦教授、副主任黄行教授参加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40余人,来自北京、云南、四川、广西、贵州、西藏、青海、甘肃、内蒙、新疆等省区,其中少数民族专家学者28人。从事汉语文标准化工作的学者以及信息化工程专家也出席了会议。

李宇明司长在会上作了《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信息化》的主题报告。报告阐述了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并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繁荣和发展中华文化的高度,阐述了搭建中华语言信息统一平台的必要性。王铁锴副司长也作了主题发言。9位专家学者作大会报告,涉及的主要内容有:

1. 实现民族语文信息化的重要性;
2. 制定民族语文标准化的原则和标准;
3. 实现民族语文信息化的具体措施;
4. 民族语文信息化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与会代表就上述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主任戴庆厦主持闭幕式。他在会议总结中指出,举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培训交流会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学习和交流,与会人员对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在具体工作上也有了较为明确的思路。他对分委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1. 加强协作,减少各自为战的状况;
2. 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工作队伍的培训;
3. 加强项目质量检查和评审;
4. 进一步加强民族语文标准化问题的理论研究;
5. 加强民族语文标准化的宣传工作。

王 锋